

■图片故事



当我们老了

□李晓 文/图

老婆：

妇女节来了，因为脑子里琢磨着到底给你送什么礼物，晚上竟然失眠了好久。

到底送什么礼物呢，好像你平时的生活都不缺什么了，有时候也油然而生出岁月静好之感。虽然这些年来疾病缠绕着你，但家里的油烟还在热烈地升腾，窗下的灯火还在温暖地闪烁。我们一家人啊，也不指望着飞黄腾达山珍海味的日子，只要这样平平淡淡就不错了。

老婆，我们有时在家里默默无言玩着手机，手机已经把我们的生活捆绑了。可往往是刷屏愈多，焦虑也愈重。所以，老婆，在这个属于全人类女性的节日，给你写一封信聊聊心里话吧。

老婆，还记得吗，当年我这个傻文青追求你时，骑着自行车沿着盘山公路一路狂奔，再过江上轮渡，就是为了给在县城的你投递一封信。那些情书里发烫的语言，如今想来，如一个酒醉男人的胡言乱语让我脸红。我当初许给你的诺言：靠一本书发财、深山里建一幢别墅、去南极看企鹅……一个都没有实现。

而今，中年的风雪飘过了头顶，老婆，那就说说我们年老的事儿吧。

一个人到了什么年龄为老，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。现在人到中年，有时还觉得挺年轻，跑五公里没啥问题，爬二十楼也小菜一碟。但我明白，人之老去是不可抗拒的事。有人说，人老与否关键是看心态，这个我

知道。但我还知道，即使心态年轻，器官、消化、吸收等功能，不会因为心态的年轻就永远也蓬勃饱满。有时候，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，衰老其实是一夜之间的事情。

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我们才有思想准备，哪天走路、爬楼、吃饭，感觉吃力了、气喘了、减量了，我们能够从容一点，少一点感叹。

老婆，当我们老了，或许儿子没在我们身边，他在哪个城市安家，他过着怎样的生活，希望我们再也不会为他操太多的心。老婆，我们的儿子天资一般，没啥艺术爱好，没啥特异功能，如果他过着烟火人间普普通通的生活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平时，我们互相照顾好自己，尽量少去麻烦儿子，当我们真正需要儿子时，他和他的家人会陪伴在我们身边。

老婆，当我们老了，你我其中有一个说不定就患上了老年痴呆，认不得回家的路，要相互给对方胸前挂上家里的门牌号，以便提醒好心的路人把我们送回来。老婆，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，我们相互也别嫌弃，多牵牵手、翻翻老照片吧，说不定会唤醒记忆。

老婆，当我们老了，我在炉火旁打瞌睡，你在风雪漫漫中炖汤，想一想这是多么美的事。这样想着时，我突然有点憧憬年老时光的到来。老婆，我们有彼此的陪伴，我想以沈从文的一句诗来对你说：“我们相爱一生，一生还是太短。”



■家庭相册

三八节的蔬菜花

□肖春荣 文/图



和妻子结婚十多年，她一直温柔贤惠。最近几年，不知道是更年期快到了，还是单位工作不顺，脾气越来越不好，对我监管也严格了，一毛钱零花钱也不多给我，我是花一分要一分。

即便如此，她还天天吵我，嫌我不懂浪漫。兜里没钱，用啥浪漫？但这话我只能憋在心里，诉苦是不行的，一旦说出口，便会引来妻子的狂风暴雨。

咳，男人真是难。

去年，妻子生日，我用稿费给她买了一束玫瑰花，回家路上还乐颠颠想，这下妻子总该满意了，一大捧鲜花，连我看着都浪漫呢。可回到家，妻子一看到花便将脸挂起，让我赶紧退了，还骂我败家爷们，一束鲜花能买多少土豆呀，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，若她和我一样，净买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，全家人早喝西北风了。

哎呦，一束鲜花，妻子整整骂了我两天，还断了我一个月的烟钱，害得我老蹭同事的烟抽。

一天我闲来无事翻看日历，发现又快到了让我“表现”的日子——三八妇女节。我挖空心思想着，如何讨妻子欢心。三八节一早，我问妻子要了菜钱，告诉她，下班后我去超市买菜。

到了超市，我挑挑选选，买

献殷勤说，既然拍完照了，我把“它们”请去厨房，变成美味端上餐桌。妻子说，别做了，咱俩外面吃一顿吧。

其实她是舍不得动我的杰作，还想留着欣赏一天。从那以后，我便学乖了，再遇到节日，我还是用这招，屡试不爽。当然，蔬菜花束造型次要出新。

想来，女人也是一种简单的生物，浪漫不是花多少钱，而是动了多少心思和时间，且每个女人对浪漫的定义是不同的。至于我家那位嘛，属于实惠型浪漫——过日子的女人，要求比较“高”，既要实惠，又要花钱少，还要浪漫指数高。

我很庆幸自己娶到了一位实惠型浪漫的妻子，不铺张不浪费，稍微走心一下，她就开心得冒泡。

只是我在婚姻里行走了十多年，才悟出了妻子的浪漫类型。我和妻子商量，以后有啥话咱俩面对面讲出来，别让我挖空心思去猜。妻子不接我这话茬儿，只对着蔬菜花笑。真是难为人，可转念一想，说出来的话就无浪漫可言了，一辈子猜、猜、猜，也挺有意思的。

活到老学到老，夫妻之间这门功课也是如此。只要有爱，什么难题也能找到答案。

大文豪与“恶妻”的悲欢生活

——读《我的先生夏目漱石》

□赵青新

家有“恶妻”，未必不是福。日本近代大文豪夏目漱石，他的人生一大幸运，就是因为娶了一位“恶妻”。这位“恶妻”非常有名，被国民评选为“日本五大恶妻”之一。那么，她到底做了哪些“恶”事，引出如此众“怒”？

夏目夫人原名中根镜子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大小姐。其父是贵族院的书记长官，她从小锦衣玉食，出入车马。她嫁给夏目漱石之时，夏目还只是很普通的中学英文教师夏目金之助，性格很孤僻。

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当时他29岁，她19岁。次年结婚。29岁的他要比19岁的她感情阅历丰富，曾经刻骨铭心念念不忘的恋人，求而不得，退而其次。相亲宴，他看到她张嘴大笑，露出一口黄牙（卫生条件导致的四环素牙），他觉得这个女孩诚实，不装，好！娶回家后，他有过后悔。她真的太“不装”了，缺点完全暴露了，爱睡懒觉，不擅家务，有话直说。再后来，他犯精神病，就不停朝她扔东西，让她滚，写了休书要离婚，可是她不肯走，就这么赖着，两个人反反复复吵架。

没有感情基础，年龄差距悬殊，性格爱好不同，就这样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先后生育

五个子女，要抚养长大。经济状况也不如意，缺衣少食，经济常典当，不停搬迁，屡遭小偷光顾，有几年夏目去英国留学，就靠镜子独自支撑家庭。后来成名了，又要对付贪婪的亲友和居心叵测的陌生人。后来，病魔让夏目变得可怕，不断折磨这个家庭。

回望一百多年前这位日本女性的婚姻生活，我们会油然生出同情之心，可是在那时，在传统的日本伦理文化看来，镜子应该以服从、忍耐为美德，她怎么可以和丈夫犟嘴呢？

幸好，镜子口述了回忆录《我的先生夏目漱石》。这部作品诞生在夏目漱石逝世后的13周年祭，64个章节充满生动鲜活的细节，经过时间的沉淀，流露着冲淡眷念的心境。如果真的相互嫌弃，绝不会有那么多细琐的、层出不穷的美好记忆，还有那些笑侃的糗事、小小的批评。她爱他，也尊敬他，但不等于说她必须完全放弃自我。

镜子不是文艺青年，不懂风花雪月，我们在书里不太能

感觉到琴瑟和鸣的互通，但是脉脉的温情随时都在流淌。但凡和夏目漱石有关的，或直接或间接，朋友、亲戚、学生、出版社……她都凭着记忆，从头慢慢讲起，是怎样的就是怎样，因此被别人批评，说“真敢讲”“哪怕稍作处理也好啊”，而这也是这本书的可贵之处，让我们看到镜子的坦诚，同时也有文献研究价值。《我是猫》《虞美人草》《矿工》……镜子看着夏目每一部作品的诞生，她知道素材和人物原型，知道某个情节是哪段现实的加工，知道怎样和出版社打交道，知道夏目漱石怎样忍着病痛努力书写，没有人比她更熟悉，因为在那20年里，她已经融进了他的世界的每个角落。

像镜子这样的“恶妻”，文学史上还有一些，比如托尔斯泰的索尼娅、徐志摩的张幼仪，她们和镜子一样，在骨子里都很刚硬，也因此不怎么讨丈夫的喜欢，可是，如果不是这些“恶妻”，这些大文豪还能衣食无忧、安心写作吗？

书海掠影

